今天：出了兩位女曠世奇才

傳奇性之勝利鑑言滿天飛，但基記之牛山新居宅，確在體拜一，賣出一A座；一C座。波姬來告訴我：「陳小燕想請三天假，下體拜一至三。」我笑問：「可是又中了馬？公司一人中五分之一，每人六十元本，算不得大事。」

「佢話陪佢男朋友去睇傢私窩，好似就來請飲咁話。」波姬似已經答應她假期。昨晚又夜馬，她可能中咗不少錢。現在「百業無心」，打工的有一條捷徑——第八場十四號，拖第四號，Q快一萬，十蚊者，公司只容忍，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體拜五卯年借辰年權，體拜六夜晚已請三四千一圍慶馬宴，體拜一睇樓矣。孫博士太太回了台北，小翠的愛麗絲，由大媽媽招扶得親熱了，天天見面，如今她大媽媽回台北，她吵着不肯吃東西。小翠招扶她，她不要。

「我說過，孩子一定多少要自己到場，現在弄得自己女兒不要親生媽媽了。」我告知小二，她說：「你放心，生了孩子，我至少三分之一，或一半時間，我自己負責。你不肯一個體拜花三次時間？」我說：「那還用說。你可知道，朵娜說不論生男生女，她做乾媽。」小二連說應該，她原是大媒呀。並非謠言，陳小燕已偷偷找了廣告大王文生王，買了灣仔大道東一搭新樓，六十零萬，有三房二廳。波姬已查過，有九折，話分期十五、二十年，條利太大。我問她：「一次過？當真？」

「好閒啫，事仔（我們的後生）也贏咗上體拜第八場，話係小燕送佢貼士——熙報紙，第一冷門係四號，第二冷門係五號，獨贏可有七百多跑第二，普勒士百幾十；第二冷門分五百幾，就係十四號，小燕給他呢兩隻——同我哋一樣，我哋拖咗第三隻，子彈浪費咗。」我只好搖頭：

「從前摩加仔說了一句名言——神仙也要拖，搶同一種新車，兩個人也有先後到終點。」波姬笑道：「我另外私底下，買咗二百蚊單Q，因爲你話地下車中見到戴黑眼鏡手指指位尾一冷門，再買呢兩隻十四號拖一二三當佢地第三位，三六一百八，複式三重雙份？」我欲無言，波姬好似小憲號，「你贏了十六萬三重雙份？」我欲無言，波姬好似小憲思似的——「二百蚊Q，快二十萬哪。」依今後不敢小踭「香港小姐」！朵娜得知，說我公司有兩位「曠世奇才」！

二六五：精采絕倫

蘇絲曰：「容姐，我哋要不要小心飲食？」

師姐容曰：「當然要喇！點知佢有冇落藥喇。」

蘇絲曰：「總之我兩個不可以一齊離座。」

師姐容曰：「唔，你估佢會出邊一槓？」

蘇絲曰：「好難講，或者帶我哋去睇邊罷之夜。」

師姐容笑曰：「蘇絲，你究竟睇過未喫！」

蘇絲曰：「當同個伙記帶隊來曼谷，焗住同班客一齊睇。」

師姐容曰：「精采絕倫喇？」

蘇絲曰：「其實亦有乜好睇，我覺得核突，有乜美感！」

師姐容曰：「你講男女裘演定食香蕉開汽水？」

蘇絲曰：「總之兩樣都核突。」

師姐容曰：「我未睇過嘅！」

蘇絲曰：「胡雲一定帶我哋去睇！」

師姐容曰：「咁又不點半見喇！」

現代湖天錄之七

偷擂

田長歌

蘇絲曰：「不妨你搵機會，叫七哥帶你睇喇！」

師姐容曰：「咁我丟喇！點知佢有冇落藥喇。」

蘇絲曰：「總之我兩個不可以一齊離座。」

師姐容曰：「唔，你估佢會出邊一槓？」

蘇絲曰：「好難講，或者帶我哋去睇邊罷之夜。」

師姐容笑曰：「蘇絲，你究竟睇過未喫！」

蘇絲曰：「當同個伙記帶隊來曼谷，焗住同班客一齊睇。」

師姐容曰：「精采絕倫喇？」

蘇絲曰：「其實亦有乜好睇，我覺得核突，有乜美感！」

師姐容曰：「你講男女裘演定食香蕉開汽水？」

蘇絲曰：「總之兩樣都核突。」

師姐容曰：「我未睇過嘅！」

蘇絲曰：「胡雲一定帶我哋去睇！」

師姐容曰：「咁又不晚返來可以瞓到飽。」

師姐容曰：「胡雲一定個地方，我哋自己去。」

胡雲曰：「眞係要休息？」

蘇絲曰：「當然喇，兩個幾鐘頭飛機，機場又兩個幾鐘。」

胡雲曰：「這間酒店有唐朵西朵泰泰國菜，不如我哋食泰國菜，刺激一D。」

師姐容曰：「好，七點半見喇！」

三〇一：豪放不離獸性

「你要我豪放一些？」安娜驚訝地問朱迪，「我會嗎？我有這種條件嗎？而且，我從未試過這樣做的，我怕，連想也不敢多想。」

「其實豪放是不需要什麽特別條件的，」朱迪不以爲然地答，「因爲任何女人都可以豪放，這實在很簡單。」

蘇絲去開門，胡雲行入房，曰：「兩位小姐點啊，出得去未？」

蘇絲曰：「食飯又嫌早，我哋想休息一個鐘頭。」

胡雲曰：「今晚返來可以瞓到飽。」

師姐容曰：「胡雲，不如你話一個地方，我哋自己去。」

胡雲曰：「眞係要休息？」

蘇絲曰：「當然喇，兩個幾鐘頭飛機，機場都核突。」

師姐容曰：「我未睇過嘅！」

蘇絲曰：「胡雲一定帶我哋去睇！」

師姐容曰：「咁又不點半見喇！」

陰陽之間

華晏

蘇絲曰：「不妨你搵機會，叫七哥帶你睇喇！」

師姐容曰：「咁我丟喇！點知佢有冇落藥喇。」

蘇絲曰：「總之我兩個不可以一齊離座。」

師姐容曰：「唔，你估佢會出邊一槓？」

蘇絲曰：「好難講，或者帶我哋去睇邊罷之夜。」

師姐容笑曰：「蘇絲，你究竟睇過未喫！」

蘇絲曰：「當同個伙記帶隊來曼谷，焗住同班客一齊睇。」

師姐容曰：「精采絕倫喇？」

蘇絲曰：「其實亦有乜好睇，我覺得核突，有乜美感！」

師姐容曰：「你講男女裘演定食香蕉開汽水？」

蘇絲曰：「總之兩樣都核突。」

師姐容曰：「我未睇過嘅！」

蘇絲曰：「胡雲一定帶我哋去睇！」

師姐容曰：「咁又不晚返來可以瞓到飽。」

師姐容曰：「胡雲一定個地方，我哋自己去。」

胡雲曰：「眞係要休息？」

蘇絲曰：「當然喇，兩個幾鐘頭飛機，機場又兩個幾鐘。」

胡雲曰：「這間酒店有唐朵西朵泰泰國菜，不如我哋食泰國菜，刺激一D。」

師姐容曰：「好，七點半見喇！」

蜂風語言

偏繆

地位之外

首長級公務員薪酬比私人機構爲高。

否則不稱爲官矣！

道理如一

財政司表示預算案受歡迎。

中國有句話是賣花讚花香。

原因

據說中巴四分一車輛未投入服務。

怪不得等車時間這麽長。

心鼎

節日誤我（十二）

李柏壽說：「這件事情就交由你去辦，新請也好，由第二個部門調來也好。總之，你要把李羣娣帶上手，也要李羣娣把新人帶上手，你才可以調出去作公司董事。」

這件事當然難不倒朱美芝，她是個十分能幹的人，由於她這幾年來都是李柏壽的秘書，公司很多事情都是交由她處理的，常常代表波士指揮各部門工作，因此對下面一些職員才幹如何，能力怎樣，都很熟悉。她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就把電話接到李羣娣的枱頭，告訴她這件事，又把內錢電話接到二十二樓女職員黃美玉的案頭，把她召到她的辦公室中，把這件事情向她交代清楚，然後叫她去李羣娣那個座位，把李羣娣替代下來，並把李羣娣召入房。

朱美芝讓她的助手坐在對面，說道：「羣娣，工作的範圍，大致上你已經明白，我要特別的替李太太還賭債的，如果數字在五十萬元以下，那是專門替李太太還賭債的，有一個銀行特別戶口，你不必找波士，你寫張付現支票，蓋個章就可以了！」

李羣娣聽了，忍不住問道：「莎運娜在五十萬元以下，怎麽一回事？我發覺，幾乎每隔十天八日或一個星期，就有人來收一次賭債的。」

「這件事情你不用理會，」朱美芝向鄭房譚天娜那間房間指指，說：「當然與她有關係。李太得不到波士陪伴，就結果啦！」

李羣娣說：「波士對待老板娘也算不錯的了，一個月之中，總要替她還一二百萬元賭債。」

「又何止這個數目？來收錢的，是李太帶去的現欵輸光之後，向場中放貴利者暫借的數目罷了。」

李羣娣說：「波士對待老板娘也算不錯的了，一個月之中，總要替她還一二百萬元賭債。」

「又何止這個數目？來收錢的，是李太帶去的現欵輸光之後，向場中放貴利者暫借的數目罷了。」

李羣娣聽了，忍不住問道：「莎運娜在五十萬元以下，怎麽一回事？我發覺，幾乎每隔十天八日或一個星期，就有人來收一次賭債的。」

「這件事情你不用理會，」朱美芝向鄭房譚天娜那間房間指指，說：「當然與她有關係。李太得不到波士陪伴，就結果啦！」

李羣娣說：「波士對待老板娘也算不錯的了，一個月之中，總要替她還一二百萬元賭債。」

「又何止這個數目？來收錢的，是李太帶去的現欵輸光之後，向場中放貴利者暫借的數目罷了。」

二七：還賭債特別戶口

李柏壽說：「這件事情就交由你去辦，新請也好，由第二個部門調來也好。總之，你要把李羣娣帶上手，也要李羣娣把新人帶上手，你才可以調出去作公司董事。」

這件事當然難不倒朱美芝，她是個十分能幹的人，由於她這幾年來都是李柏壽的秘書，公司很多事情都是交由她處理的，常常代表波士指揮各部門工作，因此對下面一些職員才幹如何，能力怎樣，都很熟悉。她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就把電話接到李羣娣的枱頭，告訴她這件事，又把內錢電話接到二十二樓女職員黃美玉的案頭，把她召到她的辦公室中，把這件事情向她交代清楚，然後叫她去李羣娣那個座位，把李羣娣替代下來，並把李羣娣召入房。

朱美芝讓她的助手坐在對面，說道：「羣娣，

太平山頂望下來

王方

自己到梳打埠散心，自然就有這樣的結果啦！」

李羣娣說：「波士對待老板娘也算不錯的了，一個月之中，總要替她還一二百萬元賭債。」

「又何止這個數目？來收錢的，是李太帶去的現欵輸光之後，向場中放貴利者暫借的數目罷了。」

李羣娣聽了，忍不住問道：「莎運娜在五十萬元以下，怎麽一回事？我發覺，幾乎每隔十天八日或一個星期，就有人來收一次賭債的。」

「這件事情你不用理會，」朱美芝向鄭房譚天娜那間房間指指，說：「當然與她有關係。李太得不到波士陪伴，就結果啦！」

李羣娣說：「波士對待老板娘也算不錯的了，一個月之中，總要替她還一二百萬元賭債。」

「又何止這個數目？來收錢的，是李太帶去的現欵輸光之後，向場中放貴利者暫借的數目罷了。」

城市之光

成匿

失落的浪漫

文靈 司徒明格

兩天後下午五點半，謝芬妮接到周正明的電話：

「我今天從家裡出來走走了。我想和你看七點半電影，是在『海運』，然後一起吃飯。」

「不許喝酒。」謝芬妮說。

「不喝烈酒，我們吃牛扒，喝紅酒。」

「好好好！」

「我在『海運』門口等你。」

謝芬妮答應，七點二十五分，她在那家戲院門口遇到周正明，看來他與動手術前一樣呢。他們入場，戲還過得去，散場他們徒步走到附近那家高級牛扒屋。在吃牛扒時，他提到星期一返工；復活節假期與她同到澳門去，她說：

「到澳門又要過夜，我母親還沒走呢！等她走了再去，我們不如到長洲。」

「也好。」

「其實，何必選復活節假期呢？假期以後天氣可能更好，馬太要到日本旅行與考察時裝，等她回來，母親又同台北後，你要到澳門，我隨你去，到澳門才恢復性生活。」

「太遲了，今天我即想。」

「萬萬不答應，在復活節假期中吧？」

「下星期一我返工，下星期三我們……」

「到時候再說。」

飯後，謝芬妮送周正明返後賦歸，母親也剛回來，女兒提到與周正明看戲、吃飯。

（下星期三，謝芬妮與周正明提早吃了夜飯到九龍塘那到常

活生生性復恢才澳門到

飯後，謝芬妮送周正明返後賦歸，母親也剛回來，女兒提到與周正明看戲、吃飯。

「萬萬不答應，在復活節假期中吧？」

「下星期一我返工，下星期三我們……」

「到時候再說。」